

高 清 连

楊 炎 著



高 清 連

楊 麥 著

春 風 文 藝 出 版 社

1962年·沈阳

高 清 蓮

楊 麥 著
吳 風 旗 插图

☆

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富源里2号）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4印张·5插图·70,000字·印数：1—10,000 1962年10月第1版
1962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158·314 定价(6)0.38元

目 录

一 过年.....	1
二 找出路.....	8
三 跟共产党走.....	15
四 要天下.....	22
五 理想.....	30
六 病.....	37
七 新路.....	43
八 开花结果.....	51
九 斗争.....	58
十 关怀.....	68
十一 当打头的.....	74
十二 苦与甜.....	80
十三 鸡蛋和小鸡的故事.....	87
十四 幸福.....	93
十五 兄弟情谊.....	101
十六 求实.....	107
十七 眼光向前.....	114

一 过 年

已经是旧历腊月三十了，这是个辞旧岁迎新春的日子。

在历书上，在每家灶前供的灶王爷上，都清清楚楚地写着：大寒过后，接着便是又一年的立春。数不尽的日月流逝了，二十四个节气还这么连接着，推进着；数不清的世代过去了，人们都这样习惯地生活着。不过，生活和生活可就大不相同了。富人家过年，杀猪宰羊，穿红挂绿，挥霍无度。穷人家过年，则如同过关，债主盈门，哭天喊地，受尽人间的饥寒。这种现象，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里，当然是见不到了，如果倒回去二十年，在那吃人的旧社会，则比比皆是。这让我们看看从前的邵家沟就知道了。

邵家沟在辽宁省义县城北六七里路的小山沟里。从义县城出北门，过了大凌河，跨过锦阜铁路便是。这里离红墙子只有半里来路，是红墙子行政村管辖的一个自然屯。

邵家沟是左近闻名的穷棒子沟。这一年的腊月三十，住在邵家沟的二十二家穷门小户，很少有杀起猪的。有的人家

对付着杀只鷄，貼几个福字，多少还有点景气。有的人家穷得連耗子都挪了窩，只好眼睁睁地等着过素年了。家家孩子哭着要吃要穿，大人把泪水流进肚里。

这咱，住在郜家沟外的老白家，可就大不相同了。

这戶白家，是这一带有数的富戶，拥有三百多亩地，驢馬大車拴着。新盖的十間正房，一分两半，东院住着哥哥白恩，西院住着弟弟白福。东西两院都是五正六廂，外配四个耳房，牲口棚、碾棚都在院里。石头墙、大黑門，外加四条狼一样的看家狗，平常很少有人敢靠近。

过年了，白家当然更要在穷人面前炫耀一下了。他們杀了两口肥猪，从义县巨源号搬了好几袋子日本的“三菱”面。屋里洒扫一新，供上家譜，貼上春条、福字，門外貼上出門見喜，两道門都貼上朱紅对联。最显眼的，是那两联抱柱。上联是：积善人家；下联是：福寿绵长。“福寿绵长”一联，道出了封建地主对其罪恶生活无止境的占有欲。“积善人家”一联，則是对其剝削手段的一种粉飾。

白家是旗人，远在清初，白恩、白福就在地方上当外郎先生，到处催官差、敲詐勒索。同时又用占山时霸去的土地盘剝貧困农民。从民国到伪滿，白福又历任甲长、村副、村董。他的三儿子白貴林也在錦西高桥、錦县、大巴等地当警察署长，繼續搜刮民脂民膏。了解到这些，我們就会清楚那联“积善人家”該是多么大的欺騙了。

再說臘月三十这天早晨，白福的二儿子白崇林在里屋吃完飯，一边剔着牙，一边向外屋地条桌上那个青年喊：“吃点就行啦，快去把牲口圈垫垫，把西場院的乱格 粪 收拾起来，免得明早来拜年的看見不雅观！”

青年人馬上把筷子撂下，虽然沒吃饱，也不得不紧紧褲腰帶，干活去了。

这个青年人就是高清連。这一年他才十七岁，长瓜臉、尖下頰，本来个头就不太高，再加上連年劳累，如今更显得瘦弱了。

高清連的家，是在康熙年間搬到邵家沟的。祖孙数代都是給地主扛大活。太爷扛了二十多年大活累死了。爷爷扛了三十五年大活累死了。父亲高永金为了多挣几斗粮，养活妻儿子女，也只好早起晚睡地給地主当牛馬，結果在高清連八岁那年也因劳累过度，病故了。

父亲死后，高清連便給地主家放牛，帮助媽媽維持一家的生活。貧困的日子又过了八年，媽媽也因为劳累过度，背着柴禾捆子吐了两口血，便閉上了双眼。

母亲停在地下，高清連手中分文皆无，眼睁睁地发送不出去。那时的穷人可真是，活不起也死不起。得亏叔伯哥哥高会山領高清連来到白福家，說了不少过年話，白福才答应先借給高清連五十元滿洲票，发送老人。不过，来年春高清連就得去給白家扛活还債。

轉過年，高清連十五歲的老妹子給人家当了童養媳，高清連就夾着从高會山家借來的一床破被和半截毡子頭，來白家上工。

現在，對頭一年過去了，別的長工都回家過年去了，可是高清連無家可歸，只好沒年沒節地任憑白家盤剝。

高清連走出屋門，先拿掃帚把院子掃淨了，把牲口圈墊好了，又來到了西場院。

上面已經講過，白家是個大戶，雇的人多，種的地廣，當然這個場院也不會小了。高清連來到一看，有半垧地大的大場院里，堆滿了厚厚的草末子、糠皮子，有的蓋着雪、凍成團，一個人三天也收拾不完。

高清連用麻繩系住了空心的對襟小棉袄，操起家什就干了起來。他從東南晌干到日影正，又從日影正干到日偏西，對襟小棉袄都被汗水濕透了，才收拾了一半。他站在場院四處看看，滿街玩耍的小孩不見了，不時地還傳來几响鞭炮聲。他知道都在吃晚飯呢。可是，白家到現在也沒來人叫他吃飯。高清連雖說年歲不大，却是個有志氣的紅脖子硬漢，他不願自己恬着臉去尋食，仍舊站在那裡不動。

歲末的寒風呼呼緊吹，汗水濕透的棉袄變得冰冷，再加肚子里發空，高清連覺得前後腔都貼到一塊去了，四肢酸痛，腰也直不起來。

他抱着膀，走到場院邊的大楊樹下，往邵家溝自己那個

小地窖子瞅了瞅，心里一陣淒楚，蹲在樹下，嗚嗚地哭了起來。……

正在这時，少東家白崇林穿着羔子皮袄來了。

白崇林走到近前，見高清連在啼哭，便自鳴得意地說，“你哭什麼？活干不完就不能叫你吃飯，這是白家的規矩。”

高清連止住了哭聲，反擊道：“我高清連從來就沒吃過飽飯，也長了這麼大。你如果心疼那頓飯，就把話說明，我可以不吃！”

白崇林被頂得惱羞成怒，高喊：“不吃飯你也不許哭哭啼啼的，大年三十都得討個吉利。”

高清連說：“要討吉利你們討去吧，我這沒家沒業的還能講究那些啦！”

白崇林和高清連正在爭吵之際，老地主白福走過來了。

白福腳登大毡鞋，身穿皮袄，頭戴黑緞子帽頭。都六十八九歲了，帽子上還釘了一個紅疙瘩，活象現在演的電影《白毛女》中的黃世仁。

白福問了幾句，大概怕大過年不給伙計飯吃，吵嚷出去不好聽，便假仁假義地說了几句人話，把白崇林攔擋住了。

高清連勾勾着腰，回到屋里一看，人家早吃完飯了，坐在屋里嗑瓜籽、喝茶水，閑磕打牙呢。

給高清連留的飯菜，明擺在條桌上，都涼透了。高清連

心里难过，一口东西也不想吃，喝了几口冷湯，就回下屋伙計房子里躺下了。

上房里，剥餡子包辞岁餃子的梆梆声扯成流地响，談談唠唠，笑語盈門。廂房里，高清連心如刀攪，一点欢乐的意思也沒有。

高清連清楚地記得，父亲臨終前曾放心不下地問他：“清連，你以后打算怎么过呀？”

高清連想起高家祖孙几輩給人家扛活的悲慘下場，便告訴父亲，“我不願給地主扛活，多咱能弄点薄地种种……”

話沒說完，父亲就晃晃头打斷他說：“咱們家从你太爷到現在，累死了好几代人也沒置下一条壟。你……除非是一锹挖着。”

高清連被父亲說得大失所望，竟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
父亲抓住他的手，感叹万分地說：“咳，你还得給人家累一輩子呀！”

当时，高清連对父亲的話多少还有点不大服勁。現在，不是正按照父亲估計的那条道走下来了嗎？他就象一只失群的羊，被赶入窄道，願意順着这条道走得走，不願意順着这条道走也得走！

有父母在世，穷家富家总算还有个落脚之地，現在自己落得寄人篱下，多咱能是个头呢？他想到絕望处，順手摸起了一条麻繩，不如往西場院那棵大楊树上一挂算啦！但是又一

想，我才十七岁呀，真格的就没有路啦？……

十七岁，对有的人来讲，也许还没离开父母的膝盖，饿了要吃，冷了要穿，无忧无虑。而高清连，却被生活逼迫着不得不考虑这个人生的重大问题。他思量了一阵，觉得不应当往绝路上想，定要活下去，看看黄河到底几时清！

漆黑的大年夜，家家户户围炉守岁，祈求来年幸福，诸事如意。高清连却躺在又黑又冷的小屋子里，盘算着自己的出路。……

二 找出路

铁路两旁的榆树和杨树，落了叶子。大凌河沿岸的柳树，也落了叶子。枯黄的树叶，被风卷起，在田野里飘游。

田野里空曠曠的，花凋謝了，草衰敗了，呈現出一片深秋景象。时有村人背簍挑担，在往家弄槎子，收柴禾，准备越冬。連橫空的大雁，都唵唵嘎嘎結队迁移，返回南方的故地。

只有高清連哪，无家无业，都到这般时候了，还得往外走。

上节书中，我們不是講到高清連已經到白家扛活去了嗎？为啥又要往外走呢？

提起来这已經是四年以后的事情了。

这一年夏天，东院大当家的白恩死了，停尸当院，白天黑夜念喇嘛經。有些人家把活放下，跑来帮忙。

白家对伙計，却有另一种規矩：白天活不許停，晚上还得睜着眼睛給看死尸。伙計們心里十分不悅。

这一天下了工，白崇林叫住高清連，讓他轉告大伙晚上守夜。

高清連質問他：“如果睡着了，出了事怎么办？”

白崇林反問：“凭什么睡着？”

高清連說：“大长的天，我們擔了一天鋤杠，都很乏。”

白崇林說：“那也不行。”

高清連这回更急了，高声喊：“我們是活人！”

是啊，白恩活着压榨穷人，白恩死了，活人还得給他卖命嗎？高清連問得白崇林无言对答，問得伙計們交口称快。

白崇林一口悶气憋在心里。秋后，粮食入了仓，他把算盘珠一扒拉，便讓高清連卷了鋪蓋。高清連被辞退了。

高清連也不願再窩着脖子呆在白家，便把借高会山的小被还了回去，背着那个破毡子头，穿着一件破夹袄，頂着大凌河套的冷风，进了义县城。

义县原叫义州，是一座古城。北临清河門一带的粮产区 and 內蒙一带的畜产区，南接錦州、营口、秦皇島等大城埠，所以历来南来的貨物，北运的粮食都在这集散，早有“拉不败的清河門，填不滿的錦义州”之称。

这咱，伪滿康德剛上台，配給制度还没实行，街面仍旧很繁华。十字街跟前有义泰隆、巨升号等錢鋪。从轉角楼往东折，便进入了最熱鬧的东街。在大佛寺对門，有大商号瑞鴻祥，經營京杂百貨。从此再往东行，則有商会郝会长开的

巨源号，专门经营美国的“美孚”油，和日本的“三菱”面等洋货。

街道上，坐小车子、骑马带响串的阔商人，穿白楂皮袄拉骆驼的蒙古贩子，来往不绝。

世界如此繁华，人烟如此稠密，难道容纳不下高清连一个人吗？高清连站在街面上瞅了一阵，便夹着小毡子头，去找他的叔伯侄高瑞廷，求他帮忙在义县城里找个出路。

高瑞廷在东街路南荣盛长粮棧跟桌上做事。高瑞廷见到高清连，便托人弄情把他介绍到福源昌粮棧去下院心。

所谓下院心，就是往囤子里扛粮食。高清连给地主当了好几年长工，调调扛扛并不打怵。但是这里的囤子不同一般：双层茨子茨有一房子多高，三节跳板一搭，别说扛粮食袋子，就是空行人上去也眼晕。

高清连进来看了看。管院的问，“能干得了吗？”

高清连说：“能。”

这当然是壮胆子的话，到底能不能干得了，连他自己也说不准。

第二天，高清连上了工，扛起袋子走了不几步，就连人加袋子摔了下来。

好心的伙计们把他扶起来，告诉他眼往前看，迈寸子步，不要迈大步……高清连跟在伙计们的后边，学着样，总算可以上跳了。不过干了不几天，又摔下来了。

这回，管院的說話了：“高清連哪，你太笨啦。这碗飯你吃不了哇！”

事有凑巧，正赶这时油坊的二把病了，掌柜的刘繼武就讓高清連去接二把的活。

这咱年关在即，大掌柜的为了賺錢，油坊的活計也加重了。每天一千五百斤豆子都得榨出来。大把只管上垛和卸垛，是凡重活象挑水、拉火、篩豆子、扳杠子……都得高清連一人承担。高清連每天累得滿头大汗，大把还嫌他干得少，說他不使劲。

有一天，掌柜的刘繼武把他找去問，“高清連，你还想出息不？”

高清連不知又犯了什么病，沒法答話。

刘繼武又說：“你为啥干活不使劲？”

高清連这才明白是大把給他往眼睛里揉了沙子。他气上心头，沒好声地說：“把我的头割下来也就这么大勁！”

刘繼武眼一瞪說：“沒勁你就別吃福源昌的飯！”

刘繼武是河北人，一張嘴滿口乐亭調。但是高清連不知为什么忽然发现他的口气和白崇林的一模一样，原来不管山南还是海北，富人們都是一个腔調哇！

高清連住不下去了，跑荣盛长去找高瑞廷，要辭活。

已經到年根下了，辭了活上哪找吃飯地方去呢？高瑞廷劝了他一陣，他才委委屈屈地又回到了福源昌。

刘繼武也因为高清連是荣盛长粮棧的人介紹来的，不好意思太过分，便又把高清連留下推大碾子。

高清連虽然又回福源昌干上活了，但是心里总觉得憋个劲。半个多月的时光，高清連在义县城里知道了多少事情啊！举目看来，瑞鴻祥的布匹堆滿貨架子，巨源号的大米白面上火車拉。就連这个福源昌，通常都存六七千石粮，多的时候都上万石。豆油下洋灰地窖，一存就是三四万斤，豆餅十万八万块的在庫房里垛着。义县城确实有穿不完的布匹，吃不尽的油粮。但是，穷人想吃頓飽飯，在城里和在乡下都一样的难哪！刘繼武不就和白崇林一样的凶狠嗎！就連油坊的那个大把，都可以少干活，拿双份工錢，而且張口就罵人，这不也和白家的人是一路貨嗎！

在福源昌的隔壁，有一家大兴当，这是义县城里最大的当鋪。門口挂了一个写有“当”字的紅招牌，屋里的黑栏柜修有一人多高。

高清連每天吃完飯站在門口，便看見无以數計的穷人把衣物扔到高高的栏柜上，然后再从上边接过来一張当票，和几个可怜的钱。

記得是在这一年的腊月二十八九，这一天小北风溜着，还不住点地飄清雪，冷得要命。正在这工夫，高清連看見一个民裝的老大娘，带着两个小孩，夹着一个布包进了大兴当。

只听当铺掌柜的大声喊：“给八毛。”

老大娘哆哆嗦嗦地哀求：“能不能给多写两毛？我那是借的衣服，打算当了买点米领孩子过个年。”

当铺掌柜的没容说话，一连声地喊：“多当不行！”

老大娘无奈只好把衣服当了。她接过八毛钱，到福源昌买了五升高粱米。

高清连只见她穿了一条灯笼裤子，冻得直淌清鼻涕。她买完米，一边往家走，一边告诉两个孩子，“这就过年了！”

高清连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他想起郜家沟自己那个小地窖子，想起被一背柴禾压倒在地老母亲，想起自己从小到大用眼泪拌饭过的那些伤心年……他的眼泪止不住了，回到伙计房子里，痛心地哭了起来。

心一散，在福源昌更住不下去了。过完年，高清连又去找高瑞廷，让他给找个地方学手艺，打铁也行，做木活也行。挨累受苦他不怕，只图希个舒心。

高瑞廷给咱听了几个地方都没妥。

在义县找不到出路了，高清连思量了好久，还得硬着头皮回郜家沟。

他还是背着那个小破毡子头，穿过东街的闹市，出了义县的北门。

大凌河水日夜长流。从沈阳开来的火车，永不间断地开